左氏春秋集說

讀春秋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閒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加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

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擅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主盟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爲强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竝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

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者也夫春秋經世之書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久假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

某國弒其君某某人弒其君某者是弒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臣而竊其君會盟刑殺之權是弒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瀍洛之外聲教俱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刼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

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旣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所以接詩亡之後也文宣而下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擾擾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磬於大夫矣盟湨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磬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

夫特盟也春秋第日人日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衷吾隱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將亦牽連而名之鞌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

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厲閽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將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盍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爲貶則豈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與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

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得天子之權也葢其權散桓文既出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葢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然十人而得百金焉尙未足以當主人也竊之者一人以一人而併千金則是疑于主人也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

犨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纍然役屬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擯斥中夏久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擯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某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諸侯既已盡折而入于齊晉矣聖人不能

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偪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于桓文也其爲有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職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陵上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袵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

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而泰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傚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書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于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鄰馮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梔之其鋒稍阻文也没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

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覇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覇之旣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

春秋者乃日敘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釁會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益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于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

晉人甘心以諸侯委于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矣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于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合侶以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于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

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已耶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左氏春秋集說序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于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盂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蔑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蔑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于廟益師不日薄之

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于一概自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

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驕强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于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盡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

與義即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發明哉余爲此
書主以左氏傳取杜註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叅
互權衡彙凡數易疢疾寒暑胸不停書雖未知于聖人之志與義若
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刋刿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
助庶幾于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愚菴朱鶴齡序

左氏春秋集說附記十二則

左氏傳經獨詳史事且在公羊穀梁之先故經文專據之而參以公穀傳文不能全載今節畧其事跡于經文之下然後引用注疏諸家之說此倣黃東發日鈔體也

公穀之說多迂謬不可取其善者杜氏左注頗采用之尚有事實可補左氏所未詳者今具從節錄

杜氏注經可謂詳矣然中多疏誤今載之而加以辨正其悖義者直削之疏文有發明則錄

三傳之後惟啖叔佐助趙伯循匡陸伯冲淳三家可謂通經訂正三傳得失爲輯傳辨疑纂例條理秩然今多引其說

胡文定傳專重復讐討賊不可謂無功世教然其立論頗多迂濶而穿鑿者朱子嘗云文定解經不求義理明白却多使故事大與時文答策相似今以制科所尚家有其書故節取僅十之一二

臨江張元德洽爲朱子高弟所著春秋集注十一卷洪武初詔與胡傳並頒學官合三傳爲五今人罕見其書西亭王孫嘗刻之藩府其注較之胡氏頗爲平正余志在表微故采之獨多

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眞僞此伊川程子讀春秋法也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于此經雖未及撰著而其平日論說大義時時見於文集余此書趣舍一以程朱爲宗

劉原父敞權衡以辨誤爲功陳君舉傅良後傳以不書立義皆有功

春秋者吳臨川(澄)之纂言汪新安(克寬)之纂疏李廬陵(廉)之會通尤能闡繹微指他若劉質夫(絢)許襄陵(翰)孫明復(復)高息齋(閌)王彥光(葆)呂永嘉(大圭)家則堂(鉉翁)黃楚望(澤)皆有論著大全去取未必悉當今擇其善者筆之

葉石林(夢得)趙木訥(鵬飛)戴岷隱(溪)黃東發(震)諸家說春秋多先儒未發而大全不之載則纂修諸公之罣漏也余從黃氏日鈔得之亟爲采入

有明三百年趙子常(汸)邵國賢(寶)季彭山(本)姜廷善(寶)朱西亭(睦㮮)王方麓(樵)皆有成書而子常方麓爲最余于二公之學極力表章庶爲此經一開生面

林堯叟注釋並無足觀坊刻竟以合杜注混殽久矣今盡汰之而間存數語所載陳氏解經之說仍爲標出

陸氏纂例具見春秋綱領方麓所輯凡例全采用之余更參以予常之說時附鄙見于後學者先觀此則全經燎如矣

春秋凡例卷之上

卽位第一

啖氏（助）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位禮穀梁云繼正卽位正也此說是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卽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此說是也（莊閔僖三公是）凡繼弑君而行卽位禮非也穀梁謂桓公繼弑君而行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公羊謂宜公繼弑君而行卽

位其意也殺子赤而有其位在公有此意二說並是也左氏不達而曲爲之說云莊公不言卽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卽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卽位公出故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左氏以爲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經諱此故無僖公出入之文夫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殺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卽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卽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卽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卽位如定公故知解僖公不言卽位妄也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

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于其封內三年稱子○齡按公羊所言乃古居喪諒陰三年不言之禮也至春秋時此禮不行久矣

胡氏安國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踰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于是改元著新君卽位之始宜也卽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

咸無焉則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于先君者則得書卽位以別于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欲立長君其如先君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不敢死以別于内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伐之則褒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

將墜而不行又特于首止之盟發之夫以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禮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而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所謂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萬世之大倫定矣即位謹始之義終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爾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褒貶所在恐非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其爲攝也爲亂故也爲不忍于先君之不以道終也皆不可知但是不行其禮則不書爾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

位之禮爾以不弑自居隱其罪逆自同繼位之常而行即位其他崩薨卒葬亦無甚意義

告月視朔第二

趙氏匡曰天子嘗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于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頒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故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告朔人君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僖五年傳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朔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亦謂之朝享周禮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

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爲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穀梁氏曰以公爲厭政甚矣

郊禘雩社第三 望祭附

啖氏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　胡氏安國曰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以昭鑒戒　趙汸曰公羊傳時祭常事不書時田常事不書與左傳凡祀過則書合蓋祭與田皆有常時常禮書之則不勝書也穀梁亦發親迎恒事不志之例未嘗汎及他事

近代說者遂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常事不書則求之太過又非
二傳之失

郊

家語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
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
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公羊
氏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所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夏小正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爲正
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

蟄為二月節至今不改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言三卜雖禮而過時不敬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說其瀆卜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公羊氏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氏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强也成十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啖趙二氏謂當以二月下辛周二月夏十二月卜三月上辛周三月夏正月不吉則卜

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啖氏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用之十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旬也所謂吉事先近日也魯之郊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農耕之始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于三也且郊之月殫矣此月日盡非農耕之始既耕不可復卜郊故不復卜　樵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公彥疏冬至夏至正月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愼故仍卜日公羊云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意以魯郊非禮故卜其說非也　右郊時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氏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滌者養牲之宮名于稷者惟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氏曰郊牛日展視也觓

角貌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未盡也雖日展而不能禦災使鼠得食之不敬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非有司之過則變異乃免牛免者縱故之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全日牲傷日牛未牲日牛既免則不郊可知故不日不郊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氏日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具新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雖有變不道也以不妨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右郊牲

春秋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

廟時祭禘祫

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

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爲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爲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啖氏助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說皆是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特同礿祫禘祫嘗祫烝吳氏澄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礿當爲祠禘當爲禴閔二年胡傳云四時之祭有禘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或問春秋何無祠礿之祭趙氏曰春秋中一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爲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于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　又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禘者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盡于始祖廟

祭之而便以始祖配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盖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者周公所自出故此祭惟得于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行于莊公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按周六月夏之四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齡按程子此說與趙伯循不兼羣廟之主異然考之大傳及毛詩小序則程說不易胡致堂吳幼清馬端

臨皆主之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譏五月瀆祀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趙說見前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成風也譏崇妾母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說逆祀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譏不廢繹祭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志禮之變定八年冬從祀先公陽虎欲去三桓順祀羣公而祈焉

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為正至于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則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

事于太廟卽夏之孟月也周六月建巳今四月孟夏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周正月建子今十一月仲冬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卽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卽夏之季冬也周二月建丑今十二月季冬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卽非違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用季月涉于怠矣當以仲月爲嘉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　楊氏復曰鄭氏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之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于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于緯書之僞不足責也謂出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附會文致其說而

已夫禘祫二禮本不相因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
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牽合
以爲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前有禘以證一祫一禘
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
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六年皆有禘考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
太廟未嘗有禘之文乃鄭氏駕虛辭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
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五年再殷祭者蓋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
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
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

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羣廟果何據而云耶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此其妄四也

樵 按春秋時祭則書有事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祫祭則書大事如文二年八月書大事于太廟是也

齡 按禘祫本非二祭葢一祭而異名天子曰禘諸侯曰祫上下之別爾魯以周公故僭用周禮故春秋書禘而不書祫孔氏左傳疏已辨之

趙氏曰凡祭而非者稱祭（祭失禮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事（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如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是也）

雩

趙氏曰凡祈澤曰雩稱大國徧雩也　程子曰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爾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雩歲之常事不能皆書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樵按大雩程子說是

桓五年秋大雩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建寅之月而郊龍見建巳之月而雩過則書公羊氏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穀梁氏曰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趙氏匡曰穀梁說是

春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月常祀不書　趙汸

曰雩以首夏爲正四時之旱當禱而已用雩皆過也左氏釋大雩曰旱也杜氏謂以別過雩亦非左氏傳經先後詳畧本無義例何以見不釋者之非旱而爲過乎昭二十五年一月而再雩釋曰旱甚也定七年一時而再雩謂非旱甚可乎乃獨以爲過何也

社

春秋于社無書因日食水災而見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文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啖氏助曰據左氏所說皆正

趙汸曰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是也惟莊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惟正月之朔（建巳之月）慝（陰氣）未作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承季平子之失劉原父辨之云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

望祭附

三正記曰郊之後必有望

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氏曰三望者何望祭也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口氏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乎類巡守而望因乎柴若諸侯則有望而已望不越境非所主者勿祭也魯僭天子之郊故亦于郊後而望又越望而祭及河海王制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僖三十一年宣三年成七年皆不郊而猶三望書之見其失之中又有失也

宗廟雜事

公羊氏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趙汸曰凡宮廟有一定之制作主有一定之時已毀之廟不再立故

十二公作主立宮飾廟皆不書于策有司遵其時制而已莊公特飾禰廟以夸夫人踰諸侯祖廟之制文公欲躋僖公于十五月後作主失虞練易主之期季文子立毁廟以旌伐齊之功意如立毁廟以報不臣之私此變禮踰制故書之飾宮當月立宮當日經于丹楹刻桷不月明不當以非禮加之宮廟于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若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又不在此例

昏姻第四 太子生附

啖氏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趙氏曰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先王謹之故春秋紀其闕

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毋喪未再期而圖昏）公羊氏曰納幣不書親納幣非禮也穀梁氏曰納幣大夫之事也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在喪圖昏又使公子納幣）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啖氏曰昏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史以國卿納幣踰制書）他國來亦如之　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春秋獨書其二（納幣逆女）以納幣方契成（前三禮未結定）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王后　逆　歸　王女歸附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當卿往逆公監之）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莊元年冬王姬

姬歸于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后歸不書必魯主昏而後書　先儒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無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莫敵之有乎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穀梁氏曰為之中者歸之也言魯為媒居中間導成之所以書　趙氏曰敬王室也記其是以著其非天下之母當取之于諸侯其歸也當赴告于天下春秋時王室無綱少能如此故記此則不書者皆譏也

內逆女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文姜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哀姜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出姜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穀梁以為公

自行而成禮於齊　趙氏汸曰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穆姜○喪未期年　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齊姜

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逆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外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公自主之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越境逆婦非禮○又譏公下主大夫之昬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自爲逆也公因齊得立脅而昬之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樵按內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此與其他昏禮常事不書書則著禮之失者固不同

內女歸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公穀云婦人謂嫁曰歸凡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以尊卑敵爲之服也

夫人至

桓三年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文姜也公親受之于齊侯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謂言入言日難也夫人與公有所要而後入杜氏曰以孟任故　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穆姜也喪未一年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齊姜也

啖氏曰凡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　齡按凡稱婦皆有姑之辭不書氏者妾姑也昭公娶吳孟子不書至娶同姓不告廟也襄公定公哀公並不迎夫人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出姜非初逆之至不入此例

夫人會饗如歸

莊二年冬十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四年春二月夫人姜

氏饗齊侯于祝邱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以上俱文姜　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聲姜也以僖公見止故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出姜杜氏曰歸寧從左氏例也齡按臨川吳氏考出姜乃齊昭公女是歲為昭公十五年則書如非貶辭趙伯循謂無父母而歸寧故曰如譏之也蓋太泥合禮不書之說　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襄仲殺子赤故出姜歸齊

啖氏曰凡夫人行皆書比于公也

內女來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莊公女歸寧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惠公病以其子杞昏　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爲其子來逆交譏之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譏無父母而歸　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

趙汸曰丙女來歸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丙女出

文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君舍之母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啖氏曰丙女見出皆書曰來歸大其事也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昏姻雜事

桓三年九月齊侯逆姜氏于讙 禮送女父不下堂踰竟非禮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主昏故書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遂事起本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入義見前用幣非禮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使大夫致使卿非禮 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 俱媵宋伯姬異姓來媵非禮

太子生 附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莊公是嫡夫人之子又接以太子生之禮故書趙氏 匡 曰太子生多矣曷爲書子同禮

備故也禮備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崩薨卒葬第五

左氏曰凡崩薨來告則書不然則否啖氏曰天子卒曰崩諸侯卒曰薨皆臣子之辭外諸侯則曰卒卒終也本國不言卒言卒如合終然故異其文趙氏曰諸侯不曰薨異外內也名之降于天子也陸氏曰公羊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此說不了何者天子至尊天子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國臣子言之至于赴告猶曰不祿（禮雜記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不祿）王史及他國之史則書卒自此以下其家臣赴告並言不祿史官書之則曰卒此是臣子及他國異辭爾何得定配以為名例也自史記漢書以下有爵臣死皆言薨乖失甚矣且

魯史書外諸侯猶言卒況王史乎朱子曰劉秘丞說凡諸侯王以下當從陸淳例書卒溫公以爲確論而恨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則是已悔通鑑書薨之失蓋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于國史也

王崩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　僖八年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　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此後頃王不書崩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　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也　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昭二十二年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也　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言王明當嗣也言子未踰年也言猛別羣王子也

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不赴哀王室之無人著諸侯之不臣也嗣王卽位皆不書不能施令於天下罪諸侯不臣而莫之承也王后世子廢立卒葬之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哀其微也

公薨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與羽父殺之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齊令彭生殺之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

於路寢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賊則不地穀梁云公薨不地故弒也此說是趙氏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薨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夫人薨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公母仲子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桓公夫人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莊公夫人哀姜閔公嫡母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妾母成風也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聲姜文公母

宣八年夏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妾母敬嬴　襄二年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襄公妾母定姒也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穆姜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妾母齊歸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哀公妾母定姒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公夫人

啖氏曰凡夫人薨必書而不書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也仲子本以夫人禮娶又隱公以桓公爲先君之嗣故行夫人喪禮書薨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有加于子凡未踰年君卒亦不書薨故書卒子既未成君不得稱夫人也孟子吳女魯人恥娶同姓不可書夫人姬氏薨

故曰孟子卒也　趙氏曰君薨于外則書地記事實也穀梁云夫人薨不地地故（被殺）也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于外豈得云不地乎且君被殺則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者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地此理昭然　趙汸曰隱公以攝君喪太子之母既不可祔祖姑又不可祔妾祖姑故別爲之宮猶有節也自文公追崇成風天子又爲歸含賵會葬以成之其後妾母皆僭夫人禮薨葬備書與嫡無異而不別爲之宮則並祔于廟矣夫子以國之大典非筆削所加將令學者屬辭比事以觀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既書夫人姜氏薨又書夫人姒氏薨則嫡妾之分明顯亂之私亦著矣

自公羊創爲母以子貴之說漢哀帝因得以尊其藩邸所生父母及祖母卒加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禍說經失義其弊一至此哉

未踰年君卒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慶父殺之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襄仲殺之　襄三十一年九月癸巳子野卒毀也

啖氏曰凡未踰年君沒皆不書崩薨而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子赤是　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于內也　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

天子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定四

年秋劉卷卒

趙氏曰王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　趙氏汸曰凡王臣與我接者以內辭書之故書卒同內大夫

諸侯卒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具月日為正　七年三月滕侯卒無日　八年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同月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二日卒之疑也　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以後此等不具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無月日　七年七月曹伯般卒無日　十四年冬蔡侯肹卒無月日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十三年五月曹伯廬卒于師無日　襄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

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無日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無日　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日　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定四年五月杞伯成卒于會無日

趙氏曰凡諸侯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約事之簡若今會計文牒聘告名于簡牘使使來聘及告命之事皆有簡書故于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左氏云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此例于理未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且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斷按死生事重古人不以稱名爲嫌赴必以名乃策書之常左氏此等定不誣且寡君不祿雜記特舉其畧其間必尚有赴告之辭伯循此辨

未爲得也據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九人卒不書名檢尋事跡並無朝會聘告所以不知其名是其明證也諸侯卒于他國蔡侯東國卒于楚之類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卒其封內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是也公羊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有何理哉解晉侯即云欲會故也解宋公即云憂內故也今按餘國君更無書地者是知諸侯卒不于其國都例書地爾如魯卿卒于垂卒于貍蜃之義

趙氏汸曰外弑君書卒者三齊陽生鄭伯髡頑楚子麇也魯史承赴而書避不敏也夫子因而不革存策書之大體也後之作傳者于齊鄭二君之卒則曰不使夷狄之氏加乎中國之君于楚子書卒而不通則曰申之會十三國諸侯在焉恐貽後世之

譏故爲之諱而不革其僞赴說經若是聖人之志荒矣

內大夫卒

趙氏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書內大夫吾史也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不書葬降于君也　啖氏曰魯卿旣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請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俠與無駭是）明非怠慢也餘公則不命之卿無書卒者（桓十一年柔會宋公莊三年溺會齊侯並不書卒）責不尊王室也叔肸非卿而書弟卒美其得弟道特加之也公孫敖旣弃書卒爲喪歸赴也大夫卒于他國則書國（謂出聘者經雖無其事理須然）卒于魯地則書地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

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司馬司城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于此見君臣大義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樵按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爲氏禮諸侯之卿命于天子平王東遷諸侯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如無駭俠之類不書族者未賜也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其後不待賜而諸侯自與之矣如宋立華氏之類

內女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歸于酅者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云許嫁故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書卒義同伯姬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啖氏曰內女為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故也 禮諸侯絶期故無服惟適國君者為之服大功九月 穀梁云外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許嫁為夫人者亦然凡內女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為喪歸杞故也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王女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啖氏曰外夫人卒不書書王姬者魯主昏公爲之服也主其婚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公穀云爲主者卒之是也莊十一年王姬不書卒者不爲之服故不書義可見也趙氏曰記是以著非也記二年是十一年非

王葬

趙氏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著不臣也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王崩至是七年左氏曰緩也公穀曰改葬也此後莊王僖王惠王並不書葬文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此後頃王不書葬●趙汸曰襄王合七月而葬之制故獨書日宣三年春葬匡王三月而葬此後定王不書葬襄二年春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此後靈王不書葬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三月而葬

啖氏曰凡天王之葬魯往會則書不書者皆不會也故平王之葬不

書而有武氏子來求賻是其證也黼按平王之時王命猶行于天下魯不會其葬殊不可曉豈隱公自以爲攝故耶傳載隱元年冬十月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疑此亦然

穀梁云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言合七月之禮悉不書蓋見書葬者多不得禮不合七月之禮故有此說且襄王之葬正合禮何以書乎

杜氏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于國卿往弔送旣葬卒哭而除凶

胡氏安國曰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于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朝聘會同或從兵革

之事越竟踰時不以為嫌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臣始終之義哉

論

按禮莫重于天子之崩葬春秋不書崩者三不書葬者六據傳例天王之崩來赴則書襄二十八年傳曰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來告則書之證也有不赴則不書或赴而史遺其日月亦不書也若天子之葬其禮繁重王室卑微不能備禮或不以葬期告則不書或魯不使卿往會亦不書當時魯公嘗親送晉楚之喪而京師削跡則王葬有不書亦無足怪趙氏屬辭乃以莊僖頃三王不書崩葬為夫子所削與桓不書王之義同此鑿說之無理者夫周室所存僅號與祭魯史存之而夫子反削之抑何忍乎

公葬

趙氏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臣子之敬辭也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在異國凡九月乃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亂故）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五月）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五月）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五月）襄三十一年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五月）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八月乃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五月）

啖氏曰凡公葬皆書惟隱公閔公不書者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公羊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穀梁云君弑賊不討不書

葬以罪下也此說皆是也凡未踰年之君不書葬無子不列序于廟故也公羊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此說是也

趙汸曰凡天王崩諸侯卒不往弔不書崩卒不會葬不書葬此史法也公羊穀梁見弑君不書葬者之多而不得其說乃爲之辭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內于桓公書葬而辭窮則曰讐在外也外于許悼而辭窮則又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至于蔡景書葬則無以爲辭矣于是又有爲之說者曰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學者習聞之而未有能辨其失獨陳氏有取于左氏不成喪之說今考魯史成法內之葬以成喪而後書不成其喪則不告于諸侯諸侯亦不來會

故不書也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蓋公避不爲喪主則禮不成皆不成禮不書之類也外之葬以我往會而後書或彼不成喪而不來告或來告而此不會皆不書也左氏于齊晉鄭之君弒不喪也者毋紀其實猶有考也　鄰按賊不討不書葬之說諸儒多從之歐陽公五代史亦承以爲例然子常之辨最爲有理

夫人葬

莊二十二年正月癸巳葬我小君文姜七月乃葬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齊殺之十一月乃葬　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五月　十七年夏四月癸巳葬我小君聲姜九月乃葬　宣八年冬十月

已丑葬我小君敬嬴五月 襄二年七月已丑葬我小君齊姜三月
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踰月而葬 九年秋八月癸未葬我小
君穆姜四月 昭十一年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五月 定十五年
九月辛已葬定姒三月
啖氏曰凡夫人葬皆書仲子不書葬者以諸侯不二嫡雖用夫人禮
猶不列于廟也別築宮 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定姒之葬不書小君以哀公未踰年故也後列于廟故書葬趙氏曰
孟子不書葬者以與魯同姓不可列于廟 趙汸曰成尊以赴同爲
重故赴于諸侯則稱夫人成喪以反哭爲重故不反哭則不書葬
諸侯葬

趙氏曰凡諸侯葬皆如我之辭（不言某國葬某公）何也志我大夫之往會禮也生嘗邀好死不予葬君子薄之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被弒十五月而葬） 八年八月葬蔡宣公（三月）

桓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 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三月）

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被弒九月而葬）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僖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九月乃葬亂故）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 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三月）

文六年冬十月葬晉襄公（三月）

宣十年六月葬齊惠公（三月）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賊討國復二十一月乃葬）

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六月）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七月） 四年夏四月葬鄭襄公（二月）

襄十六年春正月葬晉悼公三月　十九年正月葬曹成公四月　三十一年冬十月葬蔡景公世子般弑之十月乃葬　昭六年正月葬秦景公七月　八年冬十月壬午葬陳哀公十月乃葬國滅故　十年九月葬晉平公三月　十一年二月葬宋平公三月　十二年五月葬鄭簡公三月　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十六年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　二十六年春正月葬宋元公三月　二十八年春三月葬曹悼公六月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　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　定四年七月葬杞悼公三月　八年九月葬陳懷公三月　九年六月葬鄭獻公二月　哀二年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　四年冬十二月葬蔡昭公被殺十一月而葬　九年春二月葬杞僖公二月　十年五月葬齊悼公

三月

啖氏曰凡諸侯葬魯往會則書之其有書葬不書往者往者非卿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楚莊王也公羊云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此說是也穀梁云變之不葬者三一曰失德不書葬按時君失德而書葬不失德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二曰賊未討不書葬按此本施于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但賊當國者多不得依常禮葬終不可爲例也三曰國滅不葬言無人葬之也公羊云諸侯記卒記葬者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按葬自爲魯會故書何關不得必其時諸侯及時自葬無待天子命之禮何故云不得必哉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

公（禮諸侯合請王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按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葢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杜氏云稱侯謬誤）

天子大夫葬

定四年秋葬劉文公

趙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交往今會其葬非禮也（齡）按劉卷功在王室故其卒葬皆見于春秋不當以往會爲譏

外大夫葬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啖氏曰陳原仲之葬書見季友以私事出境

内女葬

莊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趙氏曰據國亡則非夫人故志之三十年八月癸酉葬紀叔姬義同伯姬襄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

啖氏曰凡内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

喪禮雜事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不日夫人日惠公之仲子妾稱也譏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交譏之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義同惠公仲子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會成風葬義同歸賵九年冬秦人來

歸僖公成風之襚（妾母繫子而言非兼襚也）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以歸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非禮）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非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啖氏曰凡他國以喪事來皆非常乃書（雜喪事合禮者皆常事不書）

喪禮總論

啖氏曰古者君喪皆斬衰三年小君喪則齊衰周年故禮曰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其吉事盟會征伐朝聘冠昏燕享皆不可衰麻從事若魯公伯會以戎寇來侵不得已而討之自是失禮之國引以爲比既卒哭金革無避久已然矣春秋失禮更甚故不可勝譏但引其年即知君喪行吉事爾至于未踰年不稱子（桓十三年衛侯戰于紀是也踰年未葬亦一不當朝會）

用兵及在喪而吉祭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是也居喪昏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之類是也及未葬出會僖九年宋子盟于葵邱之類是也當時猶以爲怪故惟譏此數事其惡大也餘則不復罪之不可勝書也古者大夫士居喪致事于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不復循喪紀此覽文可知亦不復其說也

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竟內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朝聘如第六

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使使致問曰聘此皆受之于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之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聘問也魯君及卿往他國則曰如如往也趙氏曰朝聘諸侯必有昏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

者不絕其亥焉春秋之代則多自于仇黨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其邪正則存乎其文

公朝　朝伯國見　公如條

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踐土冬壬申公朝于王所河陽

來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至哀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諸國朝魯者凡四十

杞邾各七　曹滕小邾各五　郯二　薛紀穀鄧鄫郜葛牟蕭各一

趙氏曰穀梁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時正也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也

按春秋諸侯不事天子自以强弱相制無考禮修德之事左氏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此乃春秋事霸者之禮非常事也　凡朝聘同時至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

胡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諸侯無禮義之交惟强弱是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職者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

趙汸曰隱桓莊之世小國之君往往來朝于魯而魯未嘗往朝他國

當時大國皆齊等故也齊桓創霸之初未遑定制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合傳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說葢桓公霸業既成會于甯毋始定其制爲諸侯朝霸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卒故僅再朝而已晉文公霸業甫定而卒故僖公未嘗朝晉而昭三年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豈文襄將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諸侯有不盡從其命者乎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春秋之世諸侯朝魯魯朝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間世不朝遲速皆無定準左氏惟見十

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子太叔五歲之數遂以其說爲傳而不知其制實始于齊桓爾又昭十三年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致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太數故先儒以周禮大行人殷聘世朝之禮爲得中葢成周之禮非惟左氏不能詳當時名大夫如叔向亦未得其眞也

書來非朝者

桓六年春寔來 左氏曰自曹來朝寔州公名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趙氏曰謬文當云齊人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時公在會　冬介葛盧來

以不見公故復來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啖氏曰凡諸侯來而非朝者各書其事皆譏之也介狄不行朝禮又無他事故但曰來

王臣來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啖氏曰不言使見其專往也書聘明其假王命以外交也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啖氏曰周禮云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穀梁云聘諸侯非正也言

天子不當聘諸侯誤矣　是時無王而王室下聘春秋所書皆傷之也

外大夫來聘 內大夫聘言如

隱七年夏齊侯使弟年來聘 至 襄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凡五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 至 昭二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凡十一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至 昭十二年宋公使華定來聘凡四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至 襄七年衛侯使孫林夫來聘凡四　陳使女叔來聘一　鄭使公子發來聘一　秦使術來聘一　吳使札來聘一　楚使椒薳罷來聘二

趙氏曰春秋之辭簡嚴凡言聘則知君使矣曷爲稱其君以別乎不

嘗稱使者

書來不言使者

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左氏曰非王命　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下言伯姬歸于紀足知爲君逆不假言使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故不言使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私行假言聘穀梁云爲祭公聘也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左氏曰王未葬故不言使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啖氏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如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非卿則不書若會葬則但書彼葬而已（會葬非卿但書彼葬） 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周之制朝聘有數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者諸侯之不臣也 王氏（應麟）曰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覲之禮廢矣 樵按京師亦言如夷之于列國矣列國書如者實朝也而不書者不與其朝也如京師者實以他事非朝也事非朝也故直書如者以著其慢也

公如

如京師者一 成十三年三月 如齊者十 僖十年正月（始朝齊）十五年正月三十三年十月 宣四年秋五年春九年春正月十

年春十年夏　昭二十七年春二十七年冬（桓莊四如齊以非朝故不數）　如晉者二十　文三年冬（如晉朝）　十三年冬　成三年夏四年夏四月十年秋七月十八年春　襄三年春四年冬八年正月十二年冬二十一年春正月　昭五年春十五年冬至河乃復者六次于乾侯者二（乾侯晉地）　定三年三月　如楚者二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昭七年三月

啖氏（助）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若合常禮則但言如某）　樵按但言如某而不書其事若如齊如晉之類即知是朝于大國矣故不煩更言其事非以爲合禮而錄之也

卿如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至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凡聘周五　僖十三年公子友如齊至哀五年冬叔還如齊凡聘齊十九　僖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至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凡聘晉二十五　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至昭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凡聘宋五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至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凡聘陳二　如牟如衛如楚如莒如邾各一

以事出非聘者

逆女二　桓三年公子翬成十四年叔孫僑如　致女一成九年季孫行父　告糴一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　乞師一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　私出竟一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　納幣一　文二年

公子遂　並書使介者二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　定六
年季孫斯叔孫何忌

啖氏曰凡卿行除盟聘葬之外有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外相如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冬州公如曹　僖二十八年陳侯如
會

趙氏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

會盟第七

啖氏曰會者王合諸侯之名也周禮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謂王將
有征討之事非時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其後諸侯相見于外

亦曰會謂彼此俱不在國中春秋之世鮮復王事凡書會皆譏也諸侯之離合始于兩君相見而終于霸者主會或以結好或以興戎君子志之以謹世故而美惡則存乎其文　趙氏曰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讐盟誓以固黨天下遂習爲常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爲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公會

隱二年潛　九年防　十年中丘　十一年時來　桓元年垂

二年稷　三年正月嬴　六月郕　九月讙　六年四月郕

十年桃丘　十一年九月夫鍾　十二月闞　十二年八月虛

十二月龜 十四年曹 十五年艾 十六年曹 十八年濼 莊三十七年城濮 僖元年檉齊桓公主會 十一年夏陽穀 十三年夏鹹 十六年淮 二十八年溫晉文公主會 文十三年冬沓 十二月棐 宣元年平州 七年黑壤 成十二年瑣澤 十六年沙隨 襄五年戚晉悼公主會 七年鄬 十年柤會吳 十一年蕭魚鄭服 十六年溴梁諸侯在而大夫盟 二十一年商任 二十二年沙隨 二十四年夷儀 昭十三年平邱 定十年夾谷 十四年牽 哀七年鄫 十二年夏橐皋 秋鄖 十三年黃池

公會外大夫

成二年蜀 襄二十六年澶淵 定八年瓦

啖氏曰凡公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蜀之會書公子嬰齊澶淵之會書鄭良霄 齡按啖氏此說殊非會與盟一也豈有不可盟而可會者乎嬰齊良霄別自有義見本條

左氏言澶淵之會趙武不書尊公也若如此良霄何不尊公乎穀梁之義蜀之會以嬰齊爲伉至於處父高傒又以不書公爲伉理亦自相反也

外相會

桓二年鄧 莊十三年北杏 僖三年陽穀 二十一年盂 文十七年扈 宣九年扈 十一年欑函 昭四年申 定十四年洮

大夫會諸侯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

侯　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　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
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　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　昭
九年叔弓會楚子　定十年齊侯衛侯鄭游吉會于安甫　哀六
年叔還會吳
胡氏曰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伉諸侯皆罪也

大夫會

文十一年叔仲彭生于承匡　宣十五年仲孫蔑于無婁　成五年
叔孫僑如于穀　十五年大夫會于鍾離　襄二年秋七月于戚
冬于戚遂城虎牢　八年于邢丘　十四年春正月于向冬于戚十九
年于柯　二十七年夏豹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三十年冬于澶

淵　昭元年于虢　十一年于厥憖　二十五年夏于黃父　二
十七年秋于扈　三十一年于適歷

遇　附

古有遇禮公羊曰不期也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此遇之本義也嘗
時簡禮而會亦曰遇則非相遇而特從省易以遇禮相見爾

隱四年魯宋于清　八年宋衛于垂　莊四年齊陳鄭于垂　二
十三年魯齊于穀　三十年魯齊于魯濟　三十二年宋齊于梁
邱

兩盟

隱元年魯邾于蔑　二年秋魯戎于唐　冬紀莒于密　三年冬

齊鄭于石門　六年魯齊于艾　桓元年魯鄭于越　二年魯戎
于唐　十二年魯鄭于武父　十七年魯邾于趡　莊十三年魯
齊于柯　二十三年魯齊于扈　閔元年魯齊于落姑　文三年
魯晉于晉　十七年魯齊于穀　襄三年魯晉于長樗　定七年
齊鄭于鹹　齊衛于沙　八年衛鄭于曲濮

參盟

隱八年宋齊衛于瓦屋　桓十二年夏魯杞莒于曲池　秋魯宋
燕于穀丘　十七年魯齊紀于黃　僖二十五年魯衛莒于洮
二十六年魯莒衛大夫于向

同盟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公始霸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僖二年盟于
貫　五年夏盟于首止　七年盟于甯毋　八年盟于洮　九年
盟于葵丘　十五年盟于牡丘　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圖霸　二十
一年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七年盟于宋　二十八年盟于踐土
晉文公始霸　文七年盟于扈晉襄初立　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
盟于扈　宣十一年楚陳鄭盟于辰陵楚莊圖霸　十七年同盟于斷
道　成五年同盟于蟲牢　七年同盟于馬陵　九年同盟于蒲
　十五年同盟于戚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十八年同盟于虛
朾　襄三年同盟于雞澤晉悼公繼霸服鄭　九年同盟于戲　十一年
同盟于亳城北　二十年盟于澶淵　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

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　二十六年齊莒邾杞盟鄟陵　定四年盟于皋鼬

啖氏曰齊桓公非受命爲伯假同盟之禮以率諸侯同獎王室自是始有盟主其後皆相襲爲之而善惡各繫其事　按公羊云同盟者同欲也穀梁云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雖不盡然其說皆是凡諸侯及王臣盟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理故王臣在會必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皆書以示譏之交譏

王氏應麟曰溴梁之會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公與大夫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高傒伉也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處父伉也凡不書公皆以示恥下倣此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私盟王臣　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　十一年及郤犫盟　襄七年及孫林父盟　十五年及宋華向盟于

劉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按凡書人者咬趙以爲皆大夫杜氏曰外大夫貶稱人

陸氏淳曰齊高傒晉處父俱書名以其專國之強以臣敵君故罪之也他則皆以公自屈禮而與之盟故但書人而已

大夫盟外諸侯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之類凡九事

啖氏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

大夫盟外大夫

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類凡六事

外相盟

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之類凡六事

來盟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類凡五事

莅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之類凡四事

啖氏曰他國來與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莅盟皆爲盟而行故直以盟爲文也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

附平

隱六年鄭來渝平至定十一年及鄭平凡五事